

雁鸣龙岩山

还是那片风雨天空，龙岩山下听雁鸣  
北中国最北，白桦林之上，雁阵一遍遍梳理，给云朵挂上响铃。秋风阵阵传送，敲响五彩缤纷的大兴安岭  
大森林最深处，听雁鸣的心情，是星光里，落叶松针点燃树干，祭奠的篝火，让滞重季节，如灰烬轻轻  
樟子松虬枝横紧绿色锋芒，森林河一瘦再瘦  
雁鸣声声里，山岚幽幽  
向晚的天空，雁阵排列音符  
正把洁白梦想，舞成壮丽彩绸  
渐近黄昏水域，临水而立树木  
有多少时光，真的属于我们？旅途从歌声中开始，生命在歌声中陨落  
候鸟的一生，在天空铺路  
登上龙岩山顶，和龙岩一起聆听  
树的沉静，是山的沉静？云的涌动，是水的涌动？鸟的飞翔，是歌的飞翔  
天涯海角，那个叫莫尔道嘎的地方，那个告别秋天，我向天空挥挥手，走向黄昏苍茫

裸岩之上

是自然的伟力，创造奇迹？让这巨大岩石，雄踞一方，傲然天地  
神灵点化之地，这里裸岩高树，就是用来标识，历史的位置。那支队伍行色匆匆，找到这里，就找到一个王朝的源头  
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嘎仙洞，像透视世界的眼睛  
我是说，谁能想象，没有卵石的河流，没有岩石的森林  
在岩壁上磨蹭语言，可以锻造金属歌诗，让山间的流水，有铿锵音韵  
这沉厚岩石，磊落在骄阳下，任苔藓肆意绽放，一层层叠加潮湿时光  
我是说，怎样的飞翔，让一棵树籽，在鹰嘴滑落之后，就在岩缝间落地生根  
被风雨拂拭的经历，被苦难擦亮的情怀  
浩荡森林木，何处觅仙踪？祭祖的帝王，战死的士兵  
走出大山的辉煌，早已消逝，石头不语，墨守多少秘密  
当年英雄歇马处，依旧草木傍云生

山林深处

□ 王晓华

燕语声声里

木屋檐上，燕巢伸手可及，燕叫喃呢，萦绕离别早晨  
我的行囊，能装下什么？就带上云雾梦境，湖上浮萍  
带上绿树白云，还有达尔滨罗一片水域  
还有水上飞鸟，水中游鱼  
岸上砾石间觅食灰鼠  
还有一场雨后彩虹  
就带上弥漫燕语声声，走吧  
燕巢比邻，乳燕喃呢，空气湿润，天籁盈耳  
结庐的心境近在咫尺，步履却无法停留。就把惜别燕语留在心里，在路上细细品读  
带上筑巢的渴望，苦乐歌吟，都撒在路上，走吧  
清幽幽湖水，湿漉漉草木  
那燕翅划痕结网天空，那燕语如珠缀满枝头  
还有我不语的心情，掠过水面和树巅，在浓雾里游走  
被珍藏的声音，点亮行踪，走吧

峡谷回声

走在林间小路上，就听到前方马群在嘶鸣，狮群在喊  
声音渐次增大，如钝器撞击爆出颤动，仿佛大地在喊  
豁然打开嶙峋峡谷，水势飞流而下，撞响万千钟鼓，一川砾石在喊  
神指砥柱中流，劈开湍急波浪，神指在喊  
爬上岩壁，扣紧缝隙，乔木灌木在喊  
外围坡地上盛开的达子香，满山奔跑着喊  
水雾升腾，阳光舞蹈，彩虹在喊  
天空没有一只飞鸟，鸟在远处喊，鱼在毕拉河水里喊  
由近及远，森林在喊，树巅之上，白云在喊  
推演山摇地动，岩浆喷发，大兴安岭在喊  
寻迹老君神指一划，被解救的万千生灵在喊  
一行人，被这喊叫声钻进骨头，渗入血液，震颤魂魄，我们和神指一起喊  
深夜推开小木屋窗子，满天星星在喊

巷子里的树

□ 杨如海

我家巷子的那棵合欢树，有些年头了。  
老邻居把它栽在这里的时候，仅仅是一根孤零零的木棍儿，只是底部有些短短的根须。土地有点贫瘠，因原来没有确定好栽在哪儿，又在家里弃置了两天，至于它能不能活下来，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好。  
过了一段时间，它才吐出了小小的嫩芽儿，无精打采的。老邻居觉得它可怜，就提了一桶水，浇在了周围的土地上；又怕杂草和它争养分，把周围的草芽儿也拔光了。即使这样，一直到秋季树木落叶，合欢树还是没有长出劲头，怕经不住严冬的煎熬，会撒手而去。  
现实比想象的还要好。第二年春天，合欢树长高了，早早地吐出了绿叶，一根根的枝条儿也初见雏形。老邻居很高兴，特意找来了一把锄头，松了松小树周围的泥土，除此之外，他还端来了几盆水，倒在了树根下，说是压压盐碱。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几个调皮的孩子，竟然搞起了恶作剧，用小刀揭去了一块树皮，白花花的，露了树身。老邻居看到后，心疼得直咧嘴；可现实已经这样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补救措施。他活了稀泥，把泥巴糊在树的伤口处；别人都说作用不大，可他还是认真地去做。  
也许是得益于老邻居的悉心照顾，合欢树萎靡了几天后，又精神焕发了。老邻居怕它再受到二次伤害，干脆在树的周围用木板做了一个篱笆，还在上面挂了一个木牌子，写着：小树很可爱，别伤害它！  
看多了的东西总是熟视无睹，一晃几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天都从这儿路过，可很少感知它的存在。我也知道，这些年老邻居一直默默地照顾它，希望它能成为这里的景色。  
一天雨后，我带孩子散步。  
“爸爸，你看那儿有花儿！”女儿忽然惊叫起来。  
我看去，可不是吗？在那棵树下，竟然落了不少花儿，那些花儿如彩蝶的翅膀，分外打眼；花的底部白白的，晶莹剔透；继而花儿分散成一根根短短的“绒线”，粉红粉红的，活力四射，这大概是“合欢树”也叫“绒花树”的原因吧！  
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这棵树不知何时长大了，长旺了，枝繁叶茂，裹一身彩蝶，在风中翩翩起舞。我被这美丽的景色所折服，走近仔仔细看，在枝头、在叶隙，成千上万的绒花，密密麻麻，熠熠生辉，像一次无比盛大的彩蝶大会。  
多少年过去了，那位老邻居早已经作古了，但他种的树却留了下来，成了巷子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早春入岭

□ 朱明东

车窗挂了一层厚厚的霜，却遮不住窗外起伏舞动的群岭。前方不远处的山坳中，一座小镇在晨曦的白雾中半隐半现。  
早上7点多钟，从加格达奇驶出6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终于“哼哧”“哼哧”地驶入阿木尔车站。一下车，一阵寒风吹散满脸的倦意。我裹紧羽绒服，跟着稀稀落落的旅客向出站口走去。  
“朱哥！”有人在后面喊道。我回过身，见是朋友海军，遂惊奇地问：“你也刚下车？我从加格达奇上车咋没看到你？”“我是从哈尔滨上的车。前几个月就调到这儿啦。”“哦？到这儿？”“是啊，调到这儿的林业局工作。您这是？”“哦，我到这儿看个朋友。”  
难得见面，海军说要带我尝尝阿木尔的风味。说着，带我走进一家小吃铺。也许是太早的原因，前来就餐的人寥寥无几。我和海军选了靠窗户的一角坐了下来。  
“上车饺子下车面，来两碗热汤面吧。”没等海军点，我就主动说。  
屋内炉火正旺，烘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朱哥，你以前来过阿木尔吗？”“来过几次，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笑着，渐渐陷入回忆中。初次到阿木尔，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小镇叫劲涛镇，小镇上的林业局叫阿木尔林业局。大兴安岭的一些地名多

是译音。阿木尔，意为“黑水”和“高高的山峰”。黑水，指境内200多公里长的额尔齐斯河。在大兴安岭北麓，超过千米的峰，在阿木尔最多，约有20余座。而高高的山峰，就是指这里海拔近1400米的白卡鲁山。阿木尔林业局是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大型国有森工企业，辖区林地面积达50.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1%。早时这里人口近3万人，林业职工多达1.3万人。那些搞木材生产加工的企业，都非常红火。  
热情的女老板先上了几碟小菜，随后又端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面条，每碗都卧着两个鸡蛋。  
那个时代，别说是阿木尔林业局，就连整个大兴安岭的生产效益都不错。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木材生产加工产业开始走下坡路。彼时阿木尔林业局为国家提供了近千万立方米商品材，但支撑其发展的，除了林业生产和加工，没有其它替代产业。形势的变化，使靠“吃大木头”的林业企业陷入困境。一些人开始自谋出路。  
窗外，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我问海军，现在阿木尔有多少人，海军沉吟了一下：“常住人口差不多有8000人，林业局职工大约有3400来人。”海军一向严谨，这数据应该真实可信。“这些年，林业局用感情留人，用发展吸引人，号



绿色时节

□ 李如意

1  
一年初夏，我到杨树林二中参加教研活动，从大杨树镇返回扎兰屯时，正值一场大雨过后，甘河沿岸的黑土地上积着水，甘河浩渺地流动在大、山川之间。新绿的春小麦整整齐齐，像初夏刻意画出的绿色方格。村舍、院落、泥泞的乡间小路，都被绚烂的杏花渲染，美丽得超凡脱俗。五月，杏花成了大自然的主角。  
车行至阿荣旗境内，弯弯曲曲的小河在平坦的草地上穿行，几头牛安然享受着阳光与青草。初夏多雨，加上冬天融化的积雪，平时流量很小的阿伦河也开阔了许多。初来的燕子在阿伦河上穿梭，榆树、柳树的枝条，在雨水的滋润下舒展而轻柔。  
雨后初晴，山水从高处缓缓流下，蒙古栎彩形的叶片刚刚开放，蕨菜的嫩叶卷曲着从湿润的林地钻出。一片湿草甸上，白桦长势正旺，柔和美丽，不久的将来，这片湿地将被白桦林替代。湿地上，蒲公英、车前草连成了片。一丛报春花开出粉色的小花，莓叶萎陵菜黄色的花朵，如繁星一般装点着初夏的草地。  
2  
扎兰屯的六月，青草在几场雨后，长势极好。傍晚的阳光柔和地照在草坪上，树林在光影中生辉。云朵低垂，空气湿润，夏日的傍晚，光影中带着温暖而芬芳的气息，给人一种静谧而舒适的感觉。  
网纹马勃成片地从林下长出来了，刚刚萌出的菌蕾涂着浅褐色，白色夹带褐色的子实体颗粒物，都在榆树的根部安静地生长着。仅仅几天的工夫，碱草就长到40厘米高了。寸草苔也长到20厘米高，抽出

了穗状的花序。香杨的叶片散发出带着湿味的芬芳气息，朝鲜柳的叶子，远远看上去，像竹子叶，让人感觉恍惚进入了一片竹林。成群的毛脚燕或缓缓地翱翔，或急速地追捕林地上空的昆虫，以圆形的阵式在空中飞舞，偶尔在树梢上闪过它们急匆匆的身影。  
太阳在缓缓地下落，云朵慢慢染上了淡淡的红色，而这淡淡的晚霞，又给河水涂抹上亮晶晶的黄色。昏暗的暮色中，一只燕隼在空中轻轻地划动，河边的水鸟匆匆归巢，而高距在老树上的大杜鹃和四声杜鹃，正一声声地鸣唱，低沉的双音节与高亢的四音节交相呼应，成为暮色中最美的合声。  
3  
七月，雨水连绵的日子，云层又厚又深，阵雨常常在电闪雷鸣或疾风怒吼中，瓢泼而来。有时，还会有“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景，太阳挂在不远处，近处的一块积雨云却落下大颗的雨珠儿，一会儿又撒下玉米粒大小的冰雹。  
七月的原野，万物生生不息。林下的枯叶散发出陈腐气味时，这里就成了孕育蘑菇的大产房，网纹马勃，琥珀小皮伞，巨盖小皮伞，硬柄小皮伞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蘑菇圈。网纹马勃成熟的子实体咧开了尖嘴，孢子随风飞扬。牛肝菌是松林的重要共生菌，牛肝菌的菌盖像紫色的天鹅绒，它的菌柄上部黄色，下部红色，菌管能分泌乳汁，与其结伴生长的是铆钉形状的血红铆钉菇。这几种松林中的蘑菇，都是美味的食用菌。热闹的林市上，山林中的各种野生菌粉墨登场了，肥硕的牛肝菌，黄色的鸡油菌，白色的双环林地蘑菇，棕灰口蘑，大杯伞等，都是夏日热烈的奉献。



节气书(秋)

□ 王秀竹

立秋

一棵一棵的树刚繁就简。草茎上流着汗渍，感动经过的风。  
泥土不善言辞。只埋头，只默默在自己的厚朴里，是母亲。  
有豆荚炸裂的声音报告晚熟，一些植物的铁已完成淬火。  
季节转弯处，说尽干枯沉浮，却说不透一滴现实的深度。情绪凄凉，如何拧干整夜雨水？  
换季。更年期。  
异常血压值和紊乱的内分泌。  
一壶酿了春夏两季的酒，饮过了，不必说破花朵的宿命，抑或追想果实的前身。时间的波浪会惊醒岸边沉睡的人。  
立秋了。  
秋天站立着，才耐看，是好汉。

处暑

曾经的绿，来不及喊累，说黄，就黄了。  
一些不回头的走，总让另一些行走频频回头。  
深爱着的事物渐次离去，相望隔岸，泪花无奈凋零。不经意间，现实便成为传说。粘泥成了青春的记忆。我成了你留下的一座空宅。  
说是江水向东，青山依旧，永远很远。怎么一曲风笛，我内部的河流，就提前进入了枯水期？  
几欲放声，喊出锦缎一样的名字，喊夏天。

白露

露从今夜白。  
今夜，叶片上打坐的露珠，她们各自苦修，彼此生疏，相互珠宝空气。  
今夜，遥望的人会心扉虚掩，有软软的声音触及硬伤。  
会旧病复发。  
会有一双满含月光的眼眸，先于风，先于泪水，从白露里认出草色故乡。  
今夜开始，露，经过的地方，必留下情节的珠子，被深度回味的人一粒粒串起来。每一粒都在纸上洒成象形的歌哭。  
如我。  
情愿在自己的日子里低下去  
然后告白；于低处安置内心，并不需太大的使用面积。  
然后默默。  
一粒露的深情，最难辜负。

秋分

雨，一场一场地凉。  
昼与夜，暂不论短长。  
镀金的叶子也被裁了，枝头骨质疏松，秋天显得拖泥带水。  
那些地里摇头或点头的穗子，等着归仓。  
露，前路未卜。云说哭就哭，是遗憾。  
望穿秋水，却不如斟满月光，一个人酌……  
秋深处，山重水复。唯石头，纵有思绪万缕，也会静下心来，理出头。

寒露

这些由白露到寒露的珠子，必是经过打磨，触及了某些共同的隐伤，不然，就不会水润光透，或者抱住叶子哭。  
她们从夜的深处赶来，接受一回阳光的照射就心满意足了。  
她们执意，成为了喂养草根的乡愁。  
寒露如药阿。  
一粒解虚热，一粒祛悲凉。  
那份旧念疼与不疼，植物和我们都需按时口服。

霜降

南去时，最后一群雁还是回看了一眼。  
蛙鼓停了下来，由露为霜是迟早的事儿。由花开到凋零，青丝到苍鬓的路并不很远。  
一些事物，看过日出，受过垂直的光照，再看便是夕阳，是一贴膏药贴于隐痛的部位。  
叶子暗红，瘀血。  
草木的表情陈旧许多。  
密集的修饰词已失去修饰能力。理论上的峰回路转，止于一杯酒里的微澜。  
白昼渐短，河床的床上铺满冷香。  
寒凉从骨缝入侵。日子脱落，捡不起来的往事任其斑驳。  
以为情担千山万水，最美的瞬间会长于光年。转身，果实已压弯吃力的秋天。  
而霜降，正忙着检验一棵树的骨密度，或者低下俗尘的草语和虫鸣。  
《秋菊》绘图：康文磊